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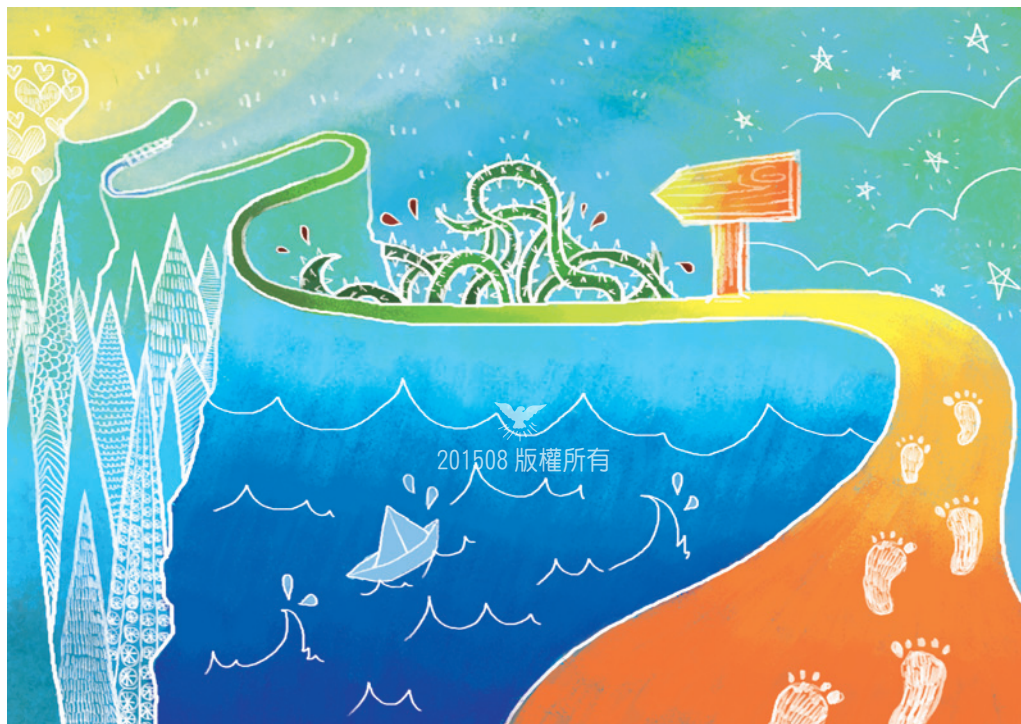
文／楓櫻 圖／春天

# 有一條路，叫信仰路

當一個孩子在害怕時，會抓住自己信任的手，而我，抓住了這位永生爸爸的手。

藝文  
專欄

心派生活



我的信仰，要坐時光機回溯到國小時期，並談起我的父親。

那時的父親，是位非常嚴格且脾氣較暴躁的人，而母親則是溫柔賢淑非常盡責的人。每逢晚間聚會或是安息聖日，父親總是用嚴厲的聲音催促我們趕緊去教會。因為害怕父親，所以像小孩常會頂撞說「再等一下啦！我不想去！」之類的話，我們根本不敢說出口；乖乖去教會，不惹父親生氣，是我們當時最要緊的事。還記得那時候其實是很喜歡去教會的，在教會裡，爸爸就不會斥責我們，教會可算是躲避狂風暴雨的避風港。

父親在教會的態度非常盡忠和積極，有別於在家裡卸下所有盔甲的模樣。那時父親不僅當過教牧、財務，也是領會人員和教員，但脾氣上來，我想，就算是滅火器也派不上用場吧！聽母親說，有時開職務會，父親也會跟其他負責人起爭執。自從父親當上教會的職務人員，不知道是過了多久災難開始降臨，我已不想去細數那些日子、那些情境，因為那是一段極其悲傷的記憶，而這些記憶，卻也是打造我信仰的基石。

波濤洶湧的思緒，在我體內翻騰，我吶喊著，但喊的是心，不是口，斗大的眼淚不爭氣地從眼角落下，父親惡狠狠地罵著我。忘了是因為甚麼事踩到了父親的地雷，可能覺得我的行為不好或是態度不佳吧，在根本來不及解釋之前，「轟！」的一聲，情緒還是爆炸了，炸出我的淚水，也炸開了信仰這株含苞的花莖，讓信仰這朵花在我的心中綻放。想起當時的夜晚，除了淚水的陪伴，讓我有安全感的，只有神了；無論在被罵的當下，或是氛圍瀰漫緊張時，恐懼從腳心攀爬上來，此時內心只能大喊哈利路亞，向神求助。當然神的愛一直在運行，祂讓我更堅強、更勇敢。

當一個孩子在害怕時，會抓住自己信任的手，而我，抓住了這位永生爸爸的手。那時的我還年幼，卻已經體會到甚麼是真正的倚靠，甚麼是細語的安慰，也知道在這世上有一位真神，祂，離我很近，並且很愛我。

約是國中的時候吧，父親就不再去教會了，母親也沒多說，因為我們知道，在教會裡可能有父親不想看到的人。因「人」不再踏進教會，父親是拿自己的信仰開了一個大玩笑。那時候的父親，非常不喜歡我們在家裡談論教會的事，每每說到某些事，父親就會批評或是否定，自然而然地，我們也不再交談，不再有更多的情感。我開始對這個家有了怨懟，因為我嚮往的生活明明是一家人一起聚會、一起守安息聖日，但父親滑了個跤，給魔鬼留地步，我們想扶父親站起來，卻沒有成功；畢竟，真的要能重新站立得穩，不僅需要他人扶持，還需要用自己的雙手撐起來。

從國小開始，我視教會為家，並體會神的存在，再從體會中建立這份屬於我自己的信仰，直到上高中，父親的態度愈來愈緩和，不再像以前一樣暴躁，但依舊是靈恩會信徒。我開始思索，若沒有經歷這些風風雨雨，沒有因害怕而去尋求神，我還會看重這份信仰嗎？現今還會待在教會裡嗎？或許，我已是逃家叛逆的輟學生，或者也當個靈恩會信徒了。但我知道，我不能辜負耶穌為我流下的寶血和疼痛，所以我選擇信仰這條路，我決定要改變自己，將埋怨收起來，既然神讓我生在這樣的家庭，就一定有神的美意和功課！



我試著感謝，感謝神讓我生在這個家庭，或許不是我滿意的家庭，但卻是最適合我的環境，適合我這不痛一下是學不乖的個性。神讓我從磨練中學會成長，從成長中得到造就，哪怕成長的過程中，在我的心頭留下了許多的傷疤，但我很慶幸，因為這些傷疤連結了我與神之間的關係，讓我們更加要好、更加親近，而我也試著要淡化這些疤痕，不是用現今科技的雷射手術，而是用神的話語來擦拭。擦著擦著，我領悟到，神教我的信仰之路第一課叫——原諒。

學會原諒後，我懂得感謝我的父親，若沒有他，我不可能認識獨一的真神，也不可能在年少時就認定這份信仰；我得到這麼多的財富，父親是最重要的角色，而我也決定打開封閉已久的心，這才發現，父親對我其實疼愛有加，他無怨無悔地工作，在炙熱的太陽下，每天都要汗流浹背並忍受焦灼的疼痛，還要承受各種精神上、經濟上的壓力，為的都是經營這個家。看著父親每天疲倦的身軀，我也覺得難受，不忍他這麼辛苦，更不忍他到現在對於教會還沒釋懷，以致影響到跟神的關係，不能好好享受神的大愛。深夜的禱告中，我再次地，眼淚潸然地撫著我的臉頰落下，淚水夾雜著心疼和不捨，我向神祈求，求神解開父親的心結，扶他再次站起身來，再次站在會堂裡同享神所賜的福，我相信我的禱告神已垂聽，但神要何時做工，我靜默等待。信仰之路的第二課，原來神要我學會——憐憫。

信仰要追求、要奔跑，最重要的是，這條路必須要自己完成。或許會經過曲折蜿蜒的小徑，或許要爬過驚悚的懸崖峭壁，亦或是走寬闊舒適的柏油路，沒有分好路和壞路，因為每條路要學的課程都不同，能不能堅持下去，將「信仰」這條路走到終點，才是人生最大目標。

我的信仰路不知跑到了哪一站，也不知道下一站在哪裡，但我絕不會忘記的是，將我推出起點線的，是我的家人、是我的父親，也是我一生都要感謝的人。

